

佚名《癸亥杂录》写本

张中行

旧存写本一种，毛边纸，大小约当现在三十二开，纸捻订，连封皮四十五页。封面空白，扉页右上方题“癸亥杂录”，左上方题“日记”，无记者署名。内容是逐日记清朝嘉庆八年（癸亥）由正月初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十三月（本年闰二月）嘉庆皇帝的活动。看来除了少数几天请假之外，写记者是一直在皇帝身边的。由书法方面看，他汉学程度不高，但是会写满文，身分大概是御前侍卫之类吧？

《杂录》每半页记五天，月份二或三字顶格写，日期低二格写，都是直行大字。日期下记事也是直行，小字写。内容主要是记皇帝的公务活动；特别着重记每日引见若干人（少数并记在何处引见）；其他像是附带的，如皇后祭先蚕坛、福晋、额娘的来往，官吏（主要是宫廷的）升降、往来、死亡，雨或雪；还记了些他自己的活动，如皇帝问话，堆雪，进城请安，嫁妹，某某请吃饭、听戏、受到什么赏赐等。

《杂录》史料价值不很大，可是也不是毫无用处。因为：（1）这是亲身经历并在当日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，可靠性很强；（2）其中所记，有一些是一般典籍不大提到的，对于关心清史的人，尤其研究宫廷生活的，或者有些参考价值；（3）有些信笔所记之事，甚至小到天气，对于研究某一专题的人，也许碰巧可以引来作证。最近偶然想到这个写本，找出翻看一过，并同《清史稿》、《东华录》、《清实录》的相同年份对一对，觉得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向治清史的人介绍一下。

值得注意的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所记比一般典籍简明、具体。如：

二月廿三日 皇上出大东门，乘马至霍家营，中伙。换轿，至汤山行宫驻蹕。……廿四日 皇上乘轿至高丽营，中伙。换马，至三家店行宫驻蹕。……廿五日 皇上乘车至郝家滩西，中伙。换轿，至夏营，中伙。换马，至大新庄行营驻蹕。……廿六日 皇上乘轿至周村，中伙。换马，至栲栳山，中伙。换车，至白涧行宫驻蹕。……廿七日 皇上乘轿至独乐寺行宫，中伙。换马，至桃花寺行宫西岔口，中伙。换车，临近，又换马，至隆福寺拈香，行宫驻蹕。……廿八日 皇上乘轿，谒陵。……

记皇帝往东陵的路程情况，具体而细致（有些材料超出《实录》的记载）。

二、所记有的比一般典籍详细。如这一年正月甲午（二十八日），《清史稿》（仁宗本纪，下同）记载：“上御经筵。”（《东华录》同）《杂录》是这样记的：

廿八日 皇上……文华殿经筵。讲官琳宁、纪昀、明志、钱樾。顾谥天之明命。德为（应作“惟”）善政，政在养民。……貂褂，后换补褂，经筵。（《实录》记此事亦详）

这就比史书所记详细多了。

三、所记有的比较清楚、确切。如这一年八月，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八月壬午（二十日），调富俊为盛京将军。以停止行围迴銮。辛卯（二十九日），上还京。”由上文看下来，仿佛迴銮是在八月二十日，可是《杂录》却说是在二十二日：“皇上膳后出丽正门，乘马至三岔口，中伙。换轿，路中又换马。至喀尔（应作“喇”）河屯，行宫驻蹕。”查《东华录》和《实录》，也是甲申（二十二日）自避暑山庄回銮，可见《清史稿》的写法是不确切的。

又如闰二月二十日的陈德一案，《实录》记载：“定亲王绵恩等拏获潜匿禁门逞凶拒捕之逆犯陈德。”《杂录》这一天是这样记的：

二十日 皇上出入贤良门，由石路，漪虹堂用膳。进西直门走西安门，进福华门，时应宫拈香，仍出福华门，走御河桥，大高殿拈香。进神武门。神武门内有民人陈德动刀。乾清门人升降另记。

（另附纸条，详记奖罚情况）

《实录》记得笼统，大概是不愿意明说“犯驾”；看《杂录》才